

靈應錄

鬼塚志

幻景傳

幻戲志
幻異志



唐人說薈

六集之二



07136

唐人說薈目次

第二册

靈應錄

鬼塚志

幻影傳

幻戲志

幻異志

于泌

褚遂良

薛昭蘊

蔣防

孫頽

唐人說薈

目次第二册

六集



靈應錄

邱媪

有邱媪鋤桑，拾得一銅觀音像，剝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饌，不惟蔬菽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媪有子時在潘討軍前，日夕祝之，保其安寧。其子當陣之際，倒于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劍，似擊銅器聲，戰罷起看，身上並無傷痕。其母此日見銅像落在地，背上有三刃痕，罔知其由。至子回說其事，方知神助。

靈應錄

沈仲霄子

沈仲霄之子於竹林中見蛇纏一龜，將鋤擊殺之。其家數十口旬日相次而卒，有識者曰：元武神也。

衢州民

衢州民家里胥至，督促租賦，家貧無以備殮，祇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又云自死即閑，不忍見子。未見日光，里胥曰：某到此催徵，即無追捕殺傷者。其女泣而逃，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次意疑之不許殺，遂



去後一旦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捨而遂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因斯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回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杳無蹤里胥恠之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雞子者

長興媪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鯁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邨媪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不傷之其虎就將蹲靈應錄

二 六集

自旦至午媪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又不食乞大聖念之呼虎爲大聖遂伸一脚於媪前看之有一竹籤在爪下媪又曰莫要去邪虎掉尾點頭似相感之狀媪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却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安吉媪

智鈞大師說天福中安吉有邨媪家力麤備好修善長蔬食或見魚鱉之徒鳥雀之類皆贖而放之因潦水後有一龜長尺餘從門入媪恠之令子將往家前瀆內放

之其子遂於龜背著放生字放於水中其龜又上岸沿
回田畦間有一孔穴可深三二尺龜忽侈其中姬子曰
本將放爾命却落於此中乃攘臂取之龜卽不見矣探
得白金二錠莫知其由

呂門官

洋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
名曰三姑菱芡鳧灘鷓鴣鷺之類悉有又有神立于
門首號曰呂門官凡欲祭饗其厨多鼠而夏足蠅預告
其門神卽絕之

靈應錄

陳太

陳太者先家貧販紙爲業而好施有一僧不知其名號
長仰酒慙每來求食多說一生瞬息速作善事或問居
何寺云老僧以四方爲常住呵呵而已如此得三載而
陳氏供待如初忽一旦謂陳曰爾有多少口要幾許金
便得足陳曰弟子幼累二十口歲約一百緡粗備緣以
業次淺薄無得厚利僧笑曰我有白金五十錠酌爾三
年供養因指庭中金櫻樹曰此去造一佛堂當有報應
言訖而去陳謂之風狂故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糝

其樹或上或下久之揮而不去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卽有藏僧應不妄言遂掘之果獲五十笏其僧遂絕縱矣

薛主簿

永嘉縣有一人患瘡衣裳襤褸顏色寒餒於市中求乞羣小兒多將箒隨後撼其瘡處亦不爲怒有薛主簿愍之來卽與飲食去亦不謝或時負薪出賣至暮從水南而往莫知所止薛後暴卒見一人持文帖云太山府君追薛憂惶隨往經歷路岐甚崎嶇人一城中如官府薛

靈應錄

四

六集

立門外追者入唱諾云某乙到聞聲云領入追者却引出薛至堦前仰視一人衣王者之服屬字高敞兩廊數十人濟濟而立王問因何事追之吏云爲前生冤家執論王遣之令勘對薛方回身忽報大舅至王卽起身迎揖薛觀之乃瘡者也遂高聲叫相救瘡者見薛拍手驚曰主簿何得此來王曰有冤債追瘡者謂王曰老舅承斯人顧眄可爲拔之乎王愀然良久謂更曰試看命如何吏趨出將到二卷簿書檢云有三十年在王曰奇哉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卽可得還薛曰如得還生願造齋

勝幢子所解冤讎王令一吏記之語畢又一吏報云某乙冤讎已承功德解脫王顧薛忻然稽首曰大哉法力還世速建置無遷延若非舅知識亦難相爲吏令拜王及舅王處分吏曰令向追者隼前押領薛回不得停駐遂引從舊路歸直至所居門首似夢覺家人號泣云一宿矣頃方能言斯事後遂每日一食建幢子專持念其瘡者卽不至矣乃圖像供養焉

高彥

湖州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

靈應錄

五

六集

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讎高驚覺說之其事是月有孕莠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毒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勳烈皆無滯魄偶勦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馱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於符錄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

黃德環

黃德環家人烹籠將箸笠覆其釜揭見一鬻仰把其笠

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愍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思熱將殛德瓌徙於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視胸臆悉塗淤泥其鬣在土間三曳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錢珣

右承錢珣與裴安居近珣病死再宿而活言於妻子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爲男子遂去市人畢瑄家託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奔至云

靈應錄

六 六集

悞矣合在裴家爲男此非也又隨使者到裴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爲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故令其回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日果產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章蘊

上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鄰人假糧數十斛後鄰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的不還作犂牛墮章笑而許諾尋月章卒其鄰家產一犢當耕耨之次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已云許作牛還此犢莫是名偶以姓名呼之

隨聲而應再答既而墜淚屈膝似拜許之狀報其家屬
來驗之右肘上隱起字曰負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
倍償贖而養之

台州漁者

台州海壩有漁者死信宿而活云被人追往一處入院
宇中見先舅氏在其間似爲世之曹吏謂漁者曰追者
悞矣姓名同爾呼追者曰是温州界某乙速押斯人回
去當別之際謂曰舅在此甚驅馳爲向骨肉間言造榜
嚴經救援餘無所要又戒之曰爾之業不善還世改求

靈應錄

七

六集

衣食良久有人報上司有帖下云來歲在戊子諸道兵
起惟江南疫死數千人處分水府減魚料一百萬頭追
者促行回至所居驚覺其家將欲殮次其年果然漁者
乃爲行者

合陳蝶鱸人

有人常燻鱸貨歲月既深而有惡報一旦歸怒其妻擲
髮而曳之其髻子脫在手腦中盡是鱸頭戢戢焉而卒

狗不相食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苑里有人將其肉餵一犬

銜往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屠者

漢書云挹婁國人穴居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今之屠者眼多似其類焉

霽溪漁人

霽溪有漁人將筰籃捕魚往收之際見一鱧長數尺枕於筰上將鐵叉簪之不中看筰內有一小鱧漁者思之此必是其子未取之隱於葦叢再候大者良久至游泳筰外求出其子漁者忽悟曰常聞殺鱧益罪乃謂其魚靈應錄

八

六集

曰若有變異當放爾子其魚乃吐一條黃氣上有一僧長數丈其氣高二丈餘頃而沒漁者駭然遂開筰放其子相引跳躍漁者棄業於金山寺爲僧至今存焉襲明子疑斯事召其僧詢之不虛

胡氏

越中有胡氏之妹性妬忌怒婢妾將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兼當三伏中臥欲展轉肌膚旋粘牀席體血臁穢骨露方卒

台州民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民問何許人。答云非人廁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謝之。非惟鄙人。自古不聞此說。遂懷中取小合子。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必有所得。良久而滅。民明日見柱礎下羣蟻紛紜。憶其言。乃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竇甚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銖。卽此後不更聞矣。

沈徵

靈應錄

九

六集

有沈徵者。性惡見蚯蚓。前後殺之甚多。一旦腿間生癩。內有一肉迭起。有似蚯蚓之頭。觸之痛楚入髓。欲往僧元灝處求膏傳之。其夜夢一條極偉。作人言曰。我業爲此蟲類。以時出於泥中。無患君事。何意殺我眷屬。今來要君命。聞往灝公處取膏。且去也。速與作善。超拔我。卽不再來。徵驚覺。說向妻子。許寫佛經。看其瘡。果有一條從中而出。徵以指引之。長數寸。其瘡卽日而合。

龍山軍人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擊

之內一人姓余者勸不殺衆不從其言遂攫斃之來旦見一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良久放下籃子入林中衆往奪之姓余者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平時此地有盜垂泣而去軍人將歸火幕烹之方食之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睡夢其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睡覺衆人各食訖姓余者恠而疑之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姓余者存焉

潘逢

潘逢者爲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他

靈應錄

十 六集

人卽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狀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鬼門神不與人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潘無奈之乃曰與修善因拔離冥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作手狀云爲某甲造某事依其言後卽不見矣

彭和尚

大鄰大師說彭和尚性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

紀及篤病，蟻緣臥牀，上身圍匝，昇於淨室中，將石夾周，遭遶之，又自空而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是。

梁元帝

梁元帝母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從便出，元帝尋一目致眇。

黃敏

都校黃敏者，因禦寇墮馬，折其左股，其下遂速以石碎，生龜傅之，月餘乃愈，而龜頭尚活，龜腹與脾肉相連，而不能止，龜目所視亦同己所見也。

靈應錄

士

六集

鬼塚志

唐 褚遂良撰

永徽二年九月，予判同州，夜靜坐於西廳，若有若無，猶夢猶醒，見一女子，高髻盛妝，泣謂予曰：妾漢太史司馬遷之侍妾也。趙之平原人，姓隨，名清娛，年十七事遷，因遷周遊名山，携妾於此，會遷有事去京，妾僑居於同後，遷故妾亦憂傷尋故，瘞於長樂亭之西，天帝憫妾未盡天年，遂司此土，代異時移，誰爲我知血食？何所君亦將去其地，不揣人神之隔，乞一言銘墓，以垂不朽，余感寤銘之，銘曰：嗟爾淑女，不世之姿，事彼君子，弗終厥志，百千億年，血食於斯。

鬼塚志

一 六集

附魯秋胡妻疑塚志

何璧曰：小史載魯秋胡納婦五日而遊陳，五年始歸，道遇採桑者，挑之金不受，至家則其婦也，婦憤而投河死，迨漢劉更生收之列女傳中，則謂其齊人耳，子游楚黃，訪張山是廷尉，廷尉向予言黃武湖之南有秋胡妻羅氏故塚，去塚有牛湖，城桑園，嘴子謂牛湖城當作秋胡城，蓋牛與秋音或相混，而桑園嘴則其

採桑處然未敢傳疑也。居無幾，廷尉處有乞靈者，忽附箕而至，自稱古定月潭羅氏。怨鬼遂援筆作詩，詩亦古色，其用韻亦非漢唐所叶。大略發其幽室之憤懣而歸憾處，則有新都楊氏子謂我死非高之語，子奇焉。遂與廷尉閱升庵集中有秋胡妻一段，引劉子元以羅氏怨懣而死爲輕身悍婦而升庵復按劉伯玉妻聞夫讀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謂當祠羅氏於妬婦津，語似諛而實過。然憫其願白之魂未嘗不爲之扼腕也。請爲之解焉。夫列女傳載其投河之語以

鬼塚志

二

六集

胡見色棄金而忘其母爲大不孝，以此而死，悍婦妬婦能作此言乎？夫自昔節烈之鬚髮必其勢有所迫而盡無復之。若矢天遠辱有死無二，此亦易易矣。何也？激之也。迺羅則從容之時，明責大義以死，予謂較之矢天遠辱之死更爲特操。嗟乎！具鬚眉者，生平慷慨讀書，至一受命之秋，百計保項以待稿。視羅氏何若？吾不知升庵又何以處之也。然謂羅可以不死，則可謂羅爲輕生，則刻至詈之爲悍爲妬，誅意之筆當不如是。吾知九幽不弭耳矣。大都立言之家多翻前

案起浪生波敷布文字况升菴以牢騷之氣借寸楮以顛倒一世正如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硯礪而不知地下有稱冤之鬼也噫世有索千古英雄之瘢者觀此亦可以三緘毛穎耳客有曰羅氏自春秋至今幾三千載前代何奄奄無聞予曰物不平則鳴鬼有歸則定獨不觀立良止而伯有息厲乎當劉更生收之列女傳中是羅固以彤管爲歸耳乃升菴不諒人只夜臺無光便欲覩日此亦不平之鳴也予閱內典鬼之不隸地獄不受輪迴者名中陰身又若儒所謂強死者或怨魄才魂憑石而言依木而魑然則羅氏之欲憑而依也非朝夕矣使升菴有知又當出一才魂而命削草也時黃數日前有唐木蘭女子附箕作辭序其從軍之事張廷尉爲之立祠命予作歌適復有此事夫黃有兩名媛世無知者忍使之抱抑千古乃子復以一時而弔兩香魂殊甚嘖嘖遂爲之記援筆伸紙不覺自嘲爲鬼董狐矣

附秦孟姜碑

重瞳南狩湘君之號聿興八駿西征盛嬪之徽彌煥

鬼塚志

三

六集

乃知離爲火而熙物道由人而弘。世故漸臺齊女送幽質于綠波。居廬楚姬抗謬恩於白璧。並皆聯景青編。延芳彤管。然顧兔朗矣。燭龍炳於九陰。玄鶴翔矣。雲鵬息以六月。則夫體貞行健。騎氣通靈。稽諸秦世。曰有孟姜焉。孟姜許姓。闔中范植婦也。昔者蒼天雨粟。炎帝植其靈根。赤鳥啣珪文。叔敷其喬木。暨剪于楚。以國爲氏。晉楚之際。代有名家。秦洧之間。邑多著姓。姜濯珠彩于葦宮。吸瑤華于香苑。天然規矩儼若神明。譬彼八卦少女。定位于東方。觀于四詩夫人。宣

鬼塚志

四 六集

風乎南國。及于結褵。以往紫氣遶車。解珮于歸。黃光照幕。識者已揣誕應之淵。崇芬華之秘。遠者矣。琴瑟方鼓。鳳凰始飛。河水更名。衮衣變黑。秦始皇包六合爲一家。築長城爲外屏。起自隴西。極于遼左。督衆百萬。遵海而東。高堂則母子傷離。中閤則女郎怨別。脫巾就道。莫定反回之期。荷挿出門。慘於歸泉之路。民生其間。良亦哀矣。姜旣割良人於燕爾。奉寡姑以色養。秋分霜月。啾蟋蟀而響石砧。春令柳園。嚙倉庚而抽絲。繭縫衣寄遠。固有悲端。候枕承安。罔回笑緒。旣

而世爲閻水倚閭之影奄然哀以臨桑吞血之聲何
慘門前罕奔弔之人埋上祗悲鳴之鶴人生到此天
道如何遠床登奠傷行役之未歸負土成墳悼幽淪
之難返鏡鸞舞照憔悴其形琴蛟值陰悽鬱其氣於
是度三從之義衡千載之權出秦嶺而西循滌川而
北逢人稽首掩淚陳情按劍破顏問風遠覓狼望之
塹雪沔於黃臺馬關之陂泥渾于黑水未嘗志沮而
心驚知其物憑而天鑒矣朔風僚慄閉塞馬之長嘶
白骨參差見陰霾之特起君子逝乎悲不自勝介夫

鬼塚志

五 六集

有言痛將安及爰迺噬指枯骸越三日夜曉無停潛
喉不輟咽爾時扶蘇太子蒙恬將軍擁武帳於盧龍
趣貝裝於涿鹿倏聞其事咸傷厥心就而詢之以觀
其怨姜乃言曰義於君臣誠有使事之分禮云夫婦
寧無哀傷之情夫今不生諸秦前妾何弗死於夫後
語畢遂嗚咽而絕有如祀婦遠追襲莒之魂無負范
郎同遊析水之野於是太子等紛然破淚遮以玄蓋
表范爲左軍將軍姜爲貞夫人給鼓吹一部賜以台
葬是日也飛沙凝石遂變望夫之形圓島涌波忽示

佳城之勢石則離關東八里許島出海涯可一里焉
有德動天維蹟賦衆遂議朔廟於石登觀於島時乃
虎賁執紼鮫人送榜笳吹繁悽薤歌摧愴慷慨燕趙
之士表裏山谷之人莫不白馬馳香縞衣祭酒浮邱
環水左夾碣石之宮雙梓盤枝遠對蓬萊之殿始信
籠泉幽室未足稱竒石槲東都方斯多讓也降及漢
魏載飭碑金肆我國家復新棟彩余小子飄落巾車
咨嗟時代叨承假夢備悉行藏攬塋封之葱鬱隨潮
汐以浮沉覺雲氣之徘徊似旌旗之出沒悚然驚異

鬼塚志

六

六集

迺爲作銘銘曰

朝鮮故國孤竹舊疆殷有二士秦有一姜德唯天鑒
容恍月舉作相于范應運於許如彼智瓊飛駟北止
如彼杜蘭颺輪西起旣靜而恭終明且毅不見藏書
偏知秘義鳳簫始吹桃笙未換長城掘興九野流散
子出母傷夫行婦歎况守黃姑未弄稚子剪尺風霜
蘋蘩澗水事生也勤送死則哀榆陽旣邁萱露已埋
迺睽飛狐載過玄菟掩淚遶城吊影問渡願侶良人
同皈幽土嗚呼其圓匪規其直匪扶輕權克運顛沛

弗渝坎壙生前照耀身後志感山靈誠通波后人間
何世海底幾塵浮瑩弗沒遺像猶新凌虛萬頃清比
湘沉儀陵一碣高並崑崙旒纒代御籩豆時存日光
下盪雲氣上溫虬螭夜駕孔翠書旛陰陽無極今古
茲墳莆中黃世康撰

鬼塚志終

鬼塚志

七

六集

幻影傳

陳季卿

唐 薛昭蘊撰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無成羈棲輦下驚書判給衣食常訪僧于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于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乎季卿曰實饑矣僧且不在爲之奈何翁乃于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盃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

幻影傳

六集

然暢適東壁有寢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歎曰得自渭泛于河遊于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塔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此舟則如公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席帆旣張恍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于禪窟蘭若題詩于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崖題句于關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矢志萬緒亂

心機下坂馬無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詞計。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兄弟妻子。拜迎于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于書齋。云。立向江南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邊難得舊沙鷗。不緣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近。不可久留。卽當進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棲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

幻影傳

二

六集

將登舟。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奈命來遲。舊友皆霄漢。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于濱。謂其鬼物矣。一葉漾漾。遵舊路。至于渭濱。乃賃乘。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季卿謝曰。歸則歸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日將晚。僧尙不至。翁與季卿各別。後二月。季卿之妻子。賫金帛自江南來。謂季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夕作詩于西齋。并留別二章。始知非夢。明年

春季卿下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尙新後年季卿成名遂絕粒入終南山去

崔元亮

唐太和中崔元亮爲湖州牧嘗有僧道閔善藥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一見耳乃遣崔市豕一斤入瓦鍋納一紫丸蓋以方瓦疊炭埋鍋鞴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于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筮金焉眉目巾笏

幼影傳

三

六集

悉具

費雞師

長慶初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爲人解疾必用一雞設祭于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段成式家奴永安不信師謂曰爾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于戶外大言曰遶過墨跡遂透其背焉

李秀才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見于定水寺因爲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子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捧手袖中據兩膝叱

幻影傳

四

六集

其僧曰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筇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墻僧乃負墻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墻僧又趨下自投無數劬鼻敗頰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

俞嬰

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爲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營所乘驢于荆

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奉親府帥公吾之中未丈也吾不遠而來冀相憫恤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賑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甚不平今夕可宿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推簷破牖致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馮晦迹于此適聞王公忘舊深動于心今夕吾爲子設一小術以助歸糧可乎因覆一缶于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

幻影傳

五

六集

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焉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恤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之如是耶紫衣僂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匹紫衣又僂而揖于是復覆以缶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卽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途贈以僕馬及縑二百呂生乃歸渭北

張士政

唐王潛，在荊州，百姓張士政，善治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一酒，藥破肉取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于張，張曰：「前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于牀下，令以湯洗，貯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草一掬，再三揉之，悉成燈蛾，飛去。又畫一婦女于壁，酌滿杯飲之，酒無遺滴，畫婦人面赤半日許。

柳城

幻影傳

六

六集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竇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圖巧于體勢，失于意趣。今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采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萱撫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于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詭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

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觀之覺阮籍圖像獨異處若
方嘯窳采觀之不復認再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
日竟他去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遂至于白石鎮裨將王宗信止普安禪
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
餘人各據僧牀寢息信忽見一姬飛入爐中宛轉于熾
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姬
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

幻影傳

七
六集

親吏隔驛牆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
提臂而出視之衣裾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
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諸僧立于前
令妓識之有周和尚者身長貌胡皆曰此是也宗信疑
有幻術遂鞭之數百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
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訖不知何異

幻影傳終

幻戲志

唐 蔣防撰

殷七七

殷七七名天祥，又名道筌，嘗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亦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遊行，姓名不定。曾于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得藥者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徭施于人。周寶舊識之，于長安尋爲涇原節度，延而禮之，及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驚喜，召之師敬，益甚，每日醉歌曰：

幻戲志

一

六集

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擘能開非時花。寶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柱，鵠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寺僧相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孟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鏤閉時，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遊樹下，人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是以人共寶惜，繁盛異于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載酒樂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殆于

樂寶一日，誦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

弄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出實曰今事九將近能
副此日乎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中夜女子來謂
七七曰道者欲閱此花邪七七乃問女子何人女子曰
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
久卽歸闈苑去今與道者共閱之于是女子瞥然不見
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拆盡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
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開數日花俄不
見亦無落花在地後鶴林犯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
闈苑矣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賓會次主賓趨迎有佐

幻戲志

二 六集

酒倡優甚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
咸喜謂必有戲術資于歡笑乃以粟巡行接者皆聞異
香驚歎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作石綴于鼻掣拽不落
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
粉黛交下及優伶輩一時起舞鼓樂皆自作聲頗合節
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
于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粟嗅之異香及花鈿粉黛
悉如舊畧無所損又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指
船卽駐呼鳥自墜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

茅聚蟻變成城市。人有曾經行處見之。歷歷皆似。但少
舐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陳復休

陳復休者。號陳七子。貞元中來褒城。畊農樵採。與常無
異。如五十許人。多變化之術。褒少年多設酒食。以求學。
復休約之曰。我出西郊行。及我者。授以術。復休徐行。羣
少年奔走追之。終不能及。遂失常狂。醉市中。褒帥李讜
怒繫于獄中。忽不食而死。尋卽臭爛。虫蛆流出。旋還家。
復在市中。讜始加禮異。爲築室于褒城江之南岸。遺與

幻戲志

三 六集

甚多。畧無受者。昌明令胡倣常師事之。將赴任。留錢五
千爲復休市酒。笑而不取。曰。吾金玉甚多。恨不能用耳。
以鋤授倣。使之斲地。不二三寸。金玉錢貨隨斲而出。曰。
人間之物。固若是矣。但世人賦分有定。不合多取。若吾
用之。豈有限約乎。倣之。昌明復休祖之于仙流江上。指
砂中。令倣取酒器。倣攬砂數寸。得器皿五六事。飲酒畢。
復埋砂中。又戲曰。吾于砂中嘗藏菓子。今亦應在。又令
取之。皆得。蜀相燕公高駢使人致書至褒城。延召復休。
同日離褒城。使人經旬方達。復休當日已至成都。而又

有一復休與佞者偕行未嘗相捨燕公詰于使者益奇待之常于巴南太守筵中爲酒妓所侮復休笑視其面須臾妓者髯長數尺泣訴于守爲祈謝復休况酒一杯使飲之良久如舊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醉于湖州墜霄溪經日方出衣不沾濕坐于水上言曰適爲項羽相召飲酒大醉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令

幻戲志

四

六集

隨溪水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會唐宰相馬植誦官量移常州刺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問曰幸與道兄同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植曰扶風湘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也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食次植請見小術乃于席上以瓦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于常瓜又于遍身及襪上摸錢所出錢不知多少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收取頃之復失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南壁下以筋繫

藍耳鳴。羣鼠而來就符。下俯伏。湘乃呼一大者近。堵前曰。汝微物。何得穿牆入屋。晝夜擾于相公。且未盡殺。宜便相率離此。大鼠乃廻羣鼠。堵前若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後城內絕鼠。後與弟子王知微。王延叟南遊。越州方春。見一家好菘菜。求之不能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畫一白鷺。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趕起。又飛下。再三。又畫一獅子。走趕捉白鷺。共踐其菜。一時碎盡。其主見道士嘻笑。遂來哀乞。湘曰。非求菜也。故相戲耳。于是呼鷺及犬。皆飛走。投入湘

幻戲志

五 六集

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切于止宿。湘曰。爾但于俗旅中睡。而湘躍身梁上。以一腳掛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俄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拜謝。移知微延叟人家內。淨處安宿。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廻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餘年。卽化爲石。自後松

果化爲石。或人有疾告者，湘無藥，但以竹拄杖打痛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腳曲，拄杖而來者，亦以竹拄杖打之，令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所遊行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居處州。年七歲溺于江中，三年不還。父

幻戲志

六 六集

母問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故少留耳。弱冠入居卯酉山，其門近山，巨石當路，每環廻爲徑，以避之。師投符起石，須臾飛去，路乃平坦。衆共驚異，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師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于人世，速宜立功濟人，功滿當復舊任，以正一三五之法。令授于子，言訖而去。自是誅蕩精怪，掃馘凶妖，所在以救人爲志。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復爲夫婦，師識之，曰：鬼魅之類也。不速除，張死矣。師投符化爲雲氣，焉相

國姚崇女已終鍾念彌深投符起之常行涉大水忽沉
波中謂已溺死七日復出衣履不濡云暫與河伯遊蓬
萊武三思秉權師以頻察妖祥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
爲三思所忌竄于南海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元宗繼
統凡吉凶動靜必預奏聞會吐蕃遣使進寶函封曰請
陛下自開無令他人知機密朝廷默然唯法善曰此是
凶函宜令蕃使自開元宗從之及令蕃使自開函中弩
發中蕃使死開元初正月望夜元宗移仗于上陽宮觀
燈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金翠珠玉間廁

幻戲志

七 六集

其內樓高百五十尺微風所觸鏘然成韻以燈爲龍鳳
螭豹騰躑之狀似非人力元宗大悅促召師觀于樓下
人莫知之師曰燈影之盛固無比矣然西京府今夕之
燈亦亞于此元宗曰師頃嘗遊乎曰適自彼來便蒙急
召元宗異其言曰今欲一徃得乎曰易耳於是令元宗
閉目距躍約曰必不得妄視如其言已在霄漢俄而足
及地曰可以觀矣既睹影燈連亘數十里車馬駢闐士
女紛委元宗稱盛者久之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頃
之已在樓下而歌舞之曲未終元宗于涼州以鏤鐵如

意質酒翌日命中使託以他事使于涼州因求如意以還驗之非謬又嘗因八月望夜師與元宗遊月宮於月中天樂問其曲名曰紫雲曲元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之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光如晝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師命人取頃之而至奏曲既投金錢于城中而還旬日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又云元宗常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列于庭各

幻巖志

八

六集

執樂器奏之其度曲清越真仙府之音也及樂闕一仙人前曰此神仙紫雲曲今願授陛下爲聖唐正始音元宗喜甚卽傳受焉俄而寤餘響猶若在聽遽命玉笛吹而習之盡得其節奏然嘿不泄及曉聽政于紫宸殿宰臣姚崇宋璟奏事御前元宗俛若不聞二相懼又奏之元宗卽起卒不顧二相益恐趨出時高力士侍卽奏曰向者崇璟所言皆軍國大政而陛下卒不顧豈二相有罪乎元宗笑曰我昨夕夢仙人以紫雲曲受我我失其節奏嘿而習之故不暇聽二相

奏事卽于衣中出玉笛以示力士是日力士至中書
以事語二相二相懼少解曲後傳于樂府二說不同
疑月中之遊卽夢遊耳又羅公遠傳亦云公遠擲拄
杖空中化爲銀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
裳羽衣曲帝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幻戲志

九

六集



莫厭本曲帝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杖空中化爲銀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
裳羽衣曲帝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杖空中化爲銀橋與帝同遊月宮見仙女數百舞霓
裳羽衣曲帝密記之疑一事而誤傳也

唐 孫頌撰

板橋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從來，寡居年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餐爲業，然而家甚富貴，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據便榻，季和後至，最得深處一榻，榻鄰比主人

幻異志

一 六集

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給諸客甚厚，夜深致酒，與諸客會飲，極歡，季和素不飲酒，亦預言笑，至二更許，諸客醉倦，各就寢，三娘子歸室，閉關息燭，人皆熟睡，獨季和轉展不寐，隔壁聞三娘子悉窣若動物之聲，偶然隙中窺之，卽見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燭挑明之後，於巾箱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於竈前，舍水喫之，二物便行走，木人則牽牛，駕耒耜，遂耕牀前一席地，來去數出，又於箱中取出一裹蕎麥子，受於木人，種之，須臾生花，發麥熟，令小人收割，持踐可得七八升。

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麵訖却收木人子於箱中卽取麵作燒餅數枚有頃雞鳴諸客欲發三娘子先起點燈置新作燒餅於食牀上與諸客點心季和心動遽辭開門而去卽潛於戶外窺之乃見諸客圍牀食燒餅未盡忽一時蹄地作驢鳴須臾皆變驢矣三娘子盡驅入店後而盡沒其貨財季和亦不告於人後月餘日季和自東都回將至板橋店預作蕎麥燒餅大小如前旣至復寓宿焉三娘子歡悅如初其夕更無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問所欲季和曰明晨發請隨事點心三娘子

幻異志

二

六集

曰此事無疑但請穩便半夜後季和窺見之一依前所爲天明三娘子具盤食果實燒餅數枚於盤中訖更取他物季和乘間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覺也季和將發就食謂三娘子曰適會某自有燒餅請撤去主人者留待他賓卽取已者食之方飲次三娘子送茶出來季和曰請主人嘗客一片燒餅乃揀所易者與嚼之纔入口三娘子據地作驢聲卽立變爲驢甚壯健季和卽乘之發求盡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術試之不成季和乘之變驢周遊他處不常阻失日行百里

後四年乘入關至華岳廟東五六里路傍忽見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橋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驢謂李和曰彼雖有過然遭君亦甚矣可憐許請從此放之老人乃從驢口鼻邊以兩手擘開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復舊身向老人拜訖走去更不知所之

青城道士

偽蜀青城山道士能幻術往往入錦城施其法有所獲卽潛挈歸洞穴或聞其行甚穢官吏中有識者頗惡之後於成都誘引富室及勳貴子弟皆潛而隨之或於幽

幻異志

三 六集

僻宅院中灑掃焚香設榻張陳帷幌則獨於室內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鮑姑神仙皆應召而至與之杯饌寢處生人無異則令學者隙而窺之歡笑罷則自簾帷之前躡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樓衆皆觀之惑衆頗甚其民間少年膏粱子弟滿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獲後有人報云已出窄橋門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齋行至青城路上三十餘里及之遂傾血沃之不能施其術及下獄訊之云年年採民家處子住山中黃帝之道死於巖穴者不知其

數豪貴之家，頗遭穢淫，所通詞款，指貴達之門甚多。主不欲彰其惡，潛殺之。

調貓兒鸚鵡

則天時，調貓兒鸚鵡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覺監，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傳看未遍，貓兒飢，遂蔽殺鸚鵡以餐之，則天甚愧，武者國姓，殆不祥之徵也。

紙衣師

大歷中有一僧，稱為苦行，不衣繒絮布緇之類，常衣紙衣，時人呼為紙衣禪師。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場安置，令禮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轉崇敬。後盜禁中金佛事發，召京兆府決殺。

雙聖燈

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呼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庭澗水緣崖側一十八里至峯，謂之靈應臺。臺上置塔，塔中觀世音菩薩鐵像，像是六軍散將安太清置造，眾傳觀世音菩薩曾現身於此臺。又說塔鐵像常現身光，長安市人流俗之輩，爭往禮謁，去者皆背負米麩油醬之屬，臺下并側近蘭若四十餘所，僧及行

童衣服飲食有餘，每至大齋日，送供士女，僮至千人，少不減數百，同宿於臺上。至於禮念求見光，兼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歷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眾合聲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又有一六軍健卒，遂自撲叫喚，觀世音菩薩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捉佛光事

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僅子，具云僧輩以幻異志。五 六集

鏡承障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

大輪呪

釋教五部持念中，有大輪呪術，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攝人精魂，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蓄瓷碗，閭閻敬奉，殆似神聖。此輩由是廣獲金帛，陵州貴平縣牛鞞村民有周達者，販鬻此術，一旦沸油煎其陰，以充供養，觀者如堵，或驚或笑，初自忘痛，尋以致殂也。中間僧昭浦說朗州有僧號周大悲者，行此呪術，一旦鍊陰而斃，與愚所見何姓氏怡同，而其事無殊也。蓋小人用道欺天。

形自罰以其事同四

水銀煎

王可容說爲僧時游南中山寺遇大雪旬日闕食數十徒一粥而度以無財物得出雜內一行脚僧謂曰貧道有藝可濟諸生遂煎一匙銚子於爐火上取淨瓶瀉水銀衣帶間解一貼散藥似壁上擗於銚中煎之遂成一片白金可數兩付主事者將去換胡餅來食衆驚之至明晨失所在

殷七子

幻異志

六集

屈重彥者說某爲潤州大將與術士殷七子善大將之室嫉忌有一婢遭凌持不已投于井及出之已卒欲殯哭七子至大懼有他聞於廉使密告活之七子曰細事爾遂衣帶間解藥一丸如麻子打其婢一齒落以酒下之良久口眼旋開吐水斗餘又以煖灰熨其四支食久能言謂大將曰此婦不可復指使宜出之乃從其言又嘗春遊酒盡將水呪之成濃醪又將沙擲成鹽又冬中以水乳變成筍又與人會忽云今日殊未懼某有一藝輒呈之指主人屏風上梳頭樣子合唱歌其聲清亮似

從屏中出其歌曰愁見唱陽春令人離腸結郎夫未回歸柳自飄輕雪如此數曲屈不盡記之七子名都後遊諸國

五部法

越僧全清精於戒律而善五部法書符狀役鬼神之術時有市人姓王兒婦染邪氣或盡日哭泣或終夜狂呼如此數歲後召全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於土禁呪之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來分明言之如虛妄僕成微

幻異志

七

六集

塵云是魑鬼頃歲春日於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令其舉止顛倒魂魄昏迷和尚儻捨之卽自逾境不敢近於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之乃取一瓮側臥以鞭驅約草人入瓮中叻叻有聲緘之瓮口朱書符印封以六一之泥埋於桑林下戒家人無動之其婦卽日差經五載劉漢宏兵馬之際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瓮處謂之藏物遂掘之打瓮破見堆突然飛出於桑杪奮迅羽毛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方見曰尤時全清已遷化

李巡官說衢州有施衙推者居于齊澧多術數在親知家夜飲云某有藝欲助歡笑可否眾知其多能主人曰願見之乃剪紙作一髻兒執標子拋向地令舞下舍兒施自唱其曲紙人作舞傴僂戲劇不已更闌施指令罷聲卽住

梵僧難陀

唐丞相魏公張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

幻異志

八

六集

術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辨酒夜會客與劇飲僧假襴襦巾幘巾鉛黛飾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踏于地血及數尺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斫其頭釘于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

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肉衰皆謎語事過
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往閉關留之僧因
走入壁間百姓遽牽漸入惟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
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
至八日黑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

胡媚兒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有一丐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
胡名媚兒所爲恠異旬日後觀者雲集其所丐求日獲
千萬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裏烘明如

幻異志

九 六集

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謂觀者曰有人施與滿此瓶子
則足矣瓶口剛如葦管大有人與之百錢投之琤然有
聲則見瓶口大如粟粒衆皆異之復有人與之千錢投
之如前又有與萬錢者亦如之俄有好事者與之十萬
二十萬皆如之或有以驢馬入之瓶中見驢馬皆如蠅
大動行如故須臾有度支兩稅綱自揚子院部輕貨數
十車至駐觀之自恃官物乃謂媚兒曰爾能令諸車皆
入此中乎媚兒曰許之則可綱曰且試之媚兒乃微側
瓶口大喝諸車輅輅相繼悉入瓶瓶中航中歷歷如行蟻然

有頃漸不見媚兒卽跳身入瓶中綱乃大驚遽取撲破
求之一無所有從此失媚兒所在後月餘日有人于清
河北逢媚兒部領車乘趨東平而去是時李師道爲東
平帥也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廣石
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于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
皆化爲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
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
從下車陳設酒餽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適
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甚恚但引滿啖炙
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
盡取適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
而趨走若飛鳥適合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
適家日貧後十餘年郤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老翁攜所
將之妾遊行儻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
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

幻異志

十 六集

有書生欲遊吳地道經江西因風阻泊舟間步入林過
一僧院僧已他出房門外小廊數間傍有筆硯書生攻
畫遂把筆于素壁上畫一琵琶大小與真不異畫畢風
靜船發僧歸見畫處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臺
山聖琵琶當亦戲言而遂爲村人傳說禮施求福甚效
書生往吳經年乃聞人說江西路僧室有聖琵琶靈應
非一心切疑之因還江西時令船人泊船舊處上訪之
僧亦不在所畫琵琶前已幡花香爐供養矣取水洗之
盡還宿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歸以失琵琶故鄰人

幻異志

十一

六集

大集方共悲歎書生故問具言前驗今應有人背着琵琶
所以潛隱書生大笑爲說所畫及拭却之由自是靈
聖亦絕

幻異志終



07136

